

雪山飛狐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 第13册

雪山飛狐

Flying Fox of the Snowy Mountains

---

作者 金 庸

出版 明 河 社  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

印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  
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

發行 明報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 
電話：H 6 1 6 6 8 3  
(香港郵政信箱：4363)

(繪畫：王司馬)

---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(修訂本) 一九八三年八月五版

定價：港幣20元(美金4.50元)

---

Copyright©1959,1974,1977,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,  
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 
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.

Distriduted by:

Ming Pao Daily News Ltd.  
651 King's Road, Hong Kong  
Post Box No. 4363

---

# 目錄

雪山飛狐……………一

鴛鴦刀……………二四九

白馬嘯西風……………三〇九



四人所乘都是關外良馬，脚程極快，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後，前面五乘馬已相距不遠。曹雲奇高聲叫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」

聽的一聲，一枝羽箭從東邊山坳後射了出來，嗚嗚聲響，劃過長空，穿入一頭飛雁頸中。大雁帶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幾個筋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數十丈外，四騎馬踏着皚皚白雪，奔馳正急。馬上乘客聽得箭聲，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。四匹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駒，一受羈勒，立時止步。乘者騎術既精，牲口也都久經訓練，這一勒馬，顯得鞍上胯下，相得益彰。四人眼見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聲采，要瞧那發箭的是何等樣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終無人出來，卻聽得一陣馬蹄聲響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四個乘客中一個身材瘦長、神色剽悍的老者微微皺眉，縱馬奔向山坳，其餘三人跟着過去。轉過山邊，只見前面里許外五騎馬奔馳正急，鐵蹄濺雪，銀鬣乘風，眼見已追趕不上。那老者一擺手，說道：「殷師兄，這可有點兒邪門。」

那「殷師兄」也是個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着兩撇髭鬚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氣派是個富商模

樣，聽那瘦長老如此說，點了點頭，勒馬回到大雁之旁，馬鞭揮出，拍的一聲，抽向雪地，待得馬鞭提起，鞭梢已將大雁捲了上來。他左手拿着箭桿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啊！」

三人聽到叫聲，一齊縱馬馳近。那「殷師兄」連雁帶箭向那老者擲去，叫道：「阮師兄，請看！」瘦長老者伸左手一抄，接了過來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「在這裏了，快追！」勒轉馬頭，當先追了下去。

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並無行人，追蹤最是容易不過。其餘二人都是壯年，一個身高膀闊，坐在一匹高頭大馬之上，更是顯得威武；另一個中等身材，臉色青白，一個鼻子卻凍得通紅。四人齊聲呼哨，四匹馬噴氣成霧，忽喇喇放蹄趕去。

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如錦，在這關外長白山下的苦寒之地，卻是積雪初融，渾沒春日氣象。東方紅日甫從山後升起，淡黃的陽光照在身上，殊無暖意。

山中雖冷，但四名乘者縱馬急馳之下，不久人人頭上冒汗。

那高身材的男子將外氅脫了下來，放在鞍頭。他身穿青綢面皮袍，腰懸長劍，眉頭深鎖，滿臉怒容，眼中竟似要噴出火來，不住價的催馬狂奔。

這人是遼東天龍門北宗新接任的掌門人「騰龍劍」曹雲奇。天龍門掌劍雙絕，他所學都已頗有所成。白臉漢子是他師弟「迴龍劍」周雲陽。高瘦老者是他們師叔「七星手」阮士中，在天龍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。那富商模樣的老者則是天龍門南宗的掌門人「威震天南」殷吉，此次之事與天龍門南北兩宗俱有重大干係，是以他千里迢迢，遠來關外。

四人胯下所乘都是關外良馬，脚程極快，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後，前面五乘馬已相距不遠。曹雲奇高聲叫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」那五人全不理會，反而縱馬奔得更快。曹雲奇厲聲喝道：「再不停步，莫怪我們無禮了！」

只聽得前面一人舌頭打滾，都的一聲，勒馬轉身，其餘四人卻仍是繼續奔馳。曹雲奇一馬當先，但見那人彎弓搭箭，箭尖指向他的胸口。曹雲奇藝高人胆大，竟不將他利箭放在心上，揚鞭大呼：「喂，是陶世兄麼？」

那人面目英俊，雙眉斜飛，二十三四歲年紀，一身勁裝結束，聽得曹雲奇叫聲，縱聲大笑，叫道：「看箭！」颼颼連響，三枝羽箭分上中下三路連珠射到。

曹雲奇沒料到他三箭來得如此迅捷，心中微微一驚，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與中路射來的兩箭，接着一提馬韁，那馬向上一躍，第三枝箭貼着馬肚子從四腿間穿了過去，相差只是數寸。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撥轉馬頭，向前便跑。

曹雲奇鐵青着臉，縱馬欲趕。阮士中叫道：「雲奇，沉住了氣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縱身下馬，拾起雪地裏的三枝羽箭，果然與適才射雁的一般無異。殷吉沉着臉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果真是這小子！」曹雲奇道：「等一下師妹，瞧她更有什麼話說？」

四人候了一頓飯功夫，不聽得來路上有馬蹄聲響。曹雲奇焦躁起來，道：「我瞧瞧去！」拍馬趕回。阮士中望着他的背影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也真難怪得他。」殷吉道：「阮師兄，你說什麼？」阮士中搖了搖頭，卻不答話。



曹雲奇奔出數里，只見一匹灰馬空身站在雪地裏，一個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，似在雪中尋找什麼。曹雲奇叫道：「師妹，什麼事？」

那女郎不答，忽然站直身子，手中拿着一根黃澄澄之物，在日光下閃閃發光。曹雲奇走近身去，接了過來，見是一枝黃金鑄成的小筆，長約三寸，筆尖鋒利，打造得甚是精緻，筆桿上刻着一個小小的「安」字。這枝金筆看來既是玩物，卻也可作暗器之用，不禁微微皺眉，說道：「那裏來的？」

那女郎道：「你們走後，我隨後跟來，奔到這裏，忽然有一乘馬從後追來，那馬好快，只一會兒就從我身旁掠過。馬上乘客手一揚，拋來了這枝小筆，將我……將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臉上暈紅，囁囁着說不下去了。

曹雲奇凝望着她，只見她凝脂般的雪膚之下，隱隱透出一層胭脂之色，雙睫微垂，一股女兒羞態，嬌艷無倫，不由得胸中一蕩，隨即疑雲大起，問道：「你可知咱們追的是誰？」那女郎道：「誰啊？」曹雲奇冷冷的道：「哼，你當真不知？」那女郎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我怎會知道？」曹雲奇道：「是你的心上人。」那女郎衝口而道：「陶子安？」這話一出口，登時滿臉紅暈。曹雲奇眉間有如罩上了一層黑雲，叫道：「我一說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說陶子安！」

那女郎聽他這麼說，臉上更加紅了，淚水在一雙明澄清澈的眼中滾滾來滾去，頓足叫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曹雲奇道：「他……他怎麼？」那女郎道：「他是我沒過門的丈夫，自然是我心上人。」曹雲奇大怒，刷的一聲，拔出長劍。那女郎反而走下一步，叫道：「你有種就

將我殺了。」曹雲奇咬着牙齒，望着她微微抬起的臉，心中柔情頓起，叫道：「罷啦，罷啦！」回手一劍，猛往自己心口扎去。

那女郎出手好快，反手拔劍，迴臂疾格，噹的一聲，雙劍相交，迸出了數星火。曹雲奇恨恨的道：「你既已不將我放在心上，何必又讓我在這世上多受苦楚？」那女郎緩緩還劍入鞘，低聲道：「你早知道，是爹爹將我許配給他，難道是我自己作的主麼？」曹雲奇雙眉一揚，說道：「我願跟你浪迹天涯，在荒島深山之中隱居廝守，你怎又不肯？」那女郎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師哥，我知道你對我一片痴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能不念着你的好處。可是你執掌我天龍北宗門戶，若是做出這等事來，天龍門聲名掃地，在江湖上顏面何存？」

曹雲奇大聲叫道：「我就是爲你粉身碎骨，也是甘願。天塌下來我也不理，管他什麼掌門不掌門。」那女郎微微一笑，輕輕握住他的手，說道：「師哥，我就是不愛你這個霹靂火爆、不顧一切的脾氣呢。」

曹雲奇給她這麼一說，再也發作不得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又把他給的玩意兒當作寶貝似的？」那女郎道：「誰說是他給的？我幾時見過他來？」

曹雲奇道：「哼，這樣值錢的玩意兒，還有人真的當作暗器打麼？這筆上不明明刻着他的名字？若不是他，又是誰給你的？」那女郎嘆道：「你既愛這麼瞎疑心，乘早別跟我說話。」縱到灰馬身旁，一躍上鞍，韁繩一提，那馬放蹄便奔。

曹雲奇忙上馬追去，伸皮靴猛踢坐騎肚腹，片刻間便追上了，身子一探，右手拉住了灰馬的轡頭，叫道：「師妹，你聽我說。」那女郎舉起馬鞭，往他手上抽去，喝道：「放開！」

給人家瞧見了成什麼樣子？」曹雲奇卻不放手，拍的一聲，手背上登時起了一條血痕。

那女郎心有不忍，道：「你何苦又來惹我？」曹雲奇道：「是我不好，你再打吧！」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我手酸，打不動啦。」曹雲奇笑道：「我跟你搥搥。」伸手去拉她手臂。那女郎迎頭一鞭，曹雲奇頭一偏，這一次把鞭子躲開了，笑道：「你手怎麼又不酸啦？」那女郎板起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叫你別碰我。」

曹雲奇陪笑道：「好，那麼你說這金筆到底那裏來的。」那女郎笑道：「是我心上人給的。不是他給，還有誰給？難道是你給我的？」曹雲奇心頭一酸，熱血上湧，又要發作，但見她笑靨如花，紅唇微微顫動，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齒，怒氣登時沉了下去。

那女郎瞪了他一眼，輕輕嘆了口氣，柔聲道：「師哥，我從小得你盡心照顧。你待我真比親生哥哥還好。我又不是全無心肝之人，怎不想報答？何況我們……只是，我實在好生爲難。你一向關心我、愛護我，現下爹爹不幸慘死，我天龍門面臨成敗興亡的重大關頭，你怎麼反而不肯體諒我了？」曹雲奇呆了半晌，再無話說，左手一揮，說道：「你總是對的，我總是錯的，走吧！」

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且慢！」摸出一塊手帕，給他抹去滿額汗水，道：「大雪地裏，出了汗不抹去，莫着了涼。」曹雲奇心中甜甜的說不出的受用，滿腔怒氣登時化爲烏有，揮鞭在那女郎的灰馬臀上輕輕一鞭。二人雙騎，並肩馳去。

那女郎名叫田青文，年紀雖輕，在關外武林中卻已頗有名聲。因她容貌美麗，性又機伶，遼東武林中公送她一個外號，叫作「錦毛貂」。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飛，聰明伶俐，

「錦毛」二字，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。她父親田歸農逝世未久，是以她一身縞素，戴着重孝。

兩人急奔一陣，追上了殷吉、阮士中、周雲陽三人。阮士中向曹雲奇橫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去了這麼久，見到什麼了？」曹雲奇臉一紅，道：「沒見什麼。」雙腿一來，縱馬快跑。又奔出數里，山勢漸陡，雪積得厚厚的，馬蹄一溜一滑，四人不敢催，鬆馬韁緩行。轉過兩個山坳，山道更是險峻。忽聽左首一聲馬嘶，曹雲奇右足在馬鐙上一點，斜身飛出，落在一株大松樹後面，先藏身形，再縱目向前望去。只見山坡邊幾株樹上繫着五匹馬，雪地裏一行足印，筆直上山。曹雲奇叫道：「兩位師叔，小賊逃上山啦，咱們快追。」

殷吉向來謹慎，說道：「對方若是故意引誘咱們來此，只怕山中設了埋伏。」曹雲奇道：「就是龍潭虎穴，今日也要闖他一闖！」殷吉聽他說得魯莽，頗為不快，向阮士中道：「阮師兄，你說怎地？」阮士中還未答話，田青文搶着道：「有威震天南殷師叔在此，就有再厲害的埋伏，也不用怕。」殷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瞧他們神情，走得極是匆忙，似乎又不是設伏。這樣吧，」手指右首，說道：「咱們從這邊繞道上山，轉過來攻他們一個出其不意。」曹雲奇叫道：「好，此計大妙！」

殷吉等都下了馬，將馬匹繫在大松樹下，翻起長衣下襟縛在腰裏，展開輕功提縱術，從山坡右首上山。這一帶樹木叢生，山石嶙峋，行走甚是不便，但多了一層掩蔽，卻不易為敵人發覺。五人初時魚貫而行，一個緊接一個，時候一長，漸漸分出了功夫高下。殷吉與阮士

中並肩在前，曹雲奇墮後丈餘，田青文與周雲陽又在後數丈。曹雲奇心想：「殷師叔是南宗掌門，號稱威震天南，不知他南宗的功夫與我北宗到底誰高誰低？今日倒要領教領教。」一提氣，足下加勁，倏忽搶在殷阮二人前頭。

只聽殷吉讚道：「曹世兄，好俊身手啊，當真是英雄出在年少。」曹雲奇怕他追上，不敢回頭，只道：「請殷師叔多加指點。」口中這麼說，脚下絲毫不停，奔了一陣，似乎聽得脚步声，回頭一望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殷吉、阮士中兩人就在他身後不遠，忙加快脚步，急衝數丈。

殷吉微微一笑，不疾不徐的跟在後面。山上積雪更厚，道路崎嶇，行走自是費力。只過了半枝香功夫，曹雲奇漸漸慢下來，忽覺後腦微微溫熱，似乎有人呼氣，正要回頭，右肩上有有人輕輕一拍，聽得殷吉笑道：「小夥子，加把勁兒！」曹雲奇一驚，提氣向前猛衝。這一衝雖把殷阮兩人拋下了十多丈，但已然心浮氣粗，頭上冒汗。他伸袖一擦額上汗水，想起適才田青文給自己擦汗的情景，嘴角間不由得露出微笑，但聽得背後踏雪之聲，殷吉兩人又趕了上來。

殷吉見曹雲奇這麼一衝一慢，早知他輕功遠不是自己對手，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聲不響的並肩而行，自己跑得快，他也快，自己跑得慢了，他跟着放慢脚步，看來尚是遊刃有餘，未盡全力，心道：「你們師叔姪倆今兒考較老兒來着。」當下猛吸一口氣，施展數十年勤修苦練的輕功，在白雪山坡上宛似足不點地般滑了上去。

天龍門創自清初，原本一支，到康熙年間，掌門人的兩個大弟子不和，待掌門人一死，

便分爲南北兩宗。南宗以輕捷剽悍爲尚，北宗卻注重沉穩狠辣。兩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，使用之時，卻頗有異處。這上山的輕功原是南宗所擅，殷吉人雖肥胖，一施展本門心法，竟然矯捷勝於猿猴，片刻之間，已趕出曹雲奇一里有餘。阮士中卻仍是不即不離的與他並肩而行。殷吉數次放快，要想將他拋落，但每次只搶前數丈，阮士中又穩穩的追將上來。

眼見離峯頂只兩三里路程，殷吉笑道：「阮師兄，咱倆比比腳力，瞧誰先上峯頂。」阮士中道：「我那裏趕得上殷師兄？」殷吉道：「別客氣啦！」話一出口，如箭離弦般疾衝而上，不到片刻，離峯頂已只數丈，回頭見阮士中在自己身後約有丈許，一提氣，正要衝上，阮士中突然一縱而起，落在他的身旁，低聲道：「那邊有人！」伸手向峯左樹叢中一指。殷吉心中一寒：「此人輕功，果然在我之上。」見他彎腰低頭，輕輕向樹叢中走去，當下跟隨在後。

兩人走到樹後，躲在一塊凸出的大石之後，探頭向前望去，只見下面谷中刀劍閃光，有五個人聚在谷底。三人手執兵刃，分別守住三條通路，自是怕人闖進，另外兩人一揮鋼鋤，一舞鐵鏟，正在一株大樹下用力挖掘。顯是兩人心知強敵追隨在後，時機迫促，是以四隻手臂一刻不停，此起彼落，忙碌異常。

殷吉低聲道：「果然是飲馬川的陶氏父子。那三人是誰？」阮士中輕聲道：「飲馬川的三個寨主，都是硬手。」殷吉道：「正合適，五個對五個。」

阮士中道：「殷師兄，你我同雲奇三人自然不怕，雲陽和青文卻弱了。先出其不意的宰

他一兩個，餘下的就好辦。」殷吉皺眉道：「若是江湖上傳揚出去，說我天龍門暗施偷襲，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？」阮士中冷冷的道：「爲田師兄報仇，斬草除根，一個也不留下。咱們自己不說，沒人知道。」殷吉道：「陶氏父子當真這麼難對付麼？」

阮士中點點頭，隔了片刻，說道：「平手相鬥，小弟沒必勝把握。」殷吉知道北宗自掌門人田歸農去世後，阮士中已是門中第一高手，聽說田歸農在日，也自忌憚他三分，適才上山較勁，他似乎有心相讓，才成了個不勝不敗之局，若出全力，只怕自己要輸，於是點了點頭道：「小弟是客，自當由阮師兄主持大局。」

阮士中心道：「哼，你要做英雄，由我做小人就是。」當下不再說話。這時曹雲奇已經趕到，再過一會，周雲陽、田青文二人也先後來了。阮士中低聲道：「殷師兄、雲奇和我各發毒錐，幹了把風的三人，再圍攻陶氏父子。雲陽與青文待我們出手之後，再行上前。」四人聽了，當即放輕脚步，彎腰從山石後慢慢掩近。

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後，低聲叫道：「阮師叔！」阮士中停步道：「怎麼？」田青文道：「陶氏父子要捉活的。」阮士中雙眼一翻，露出一對白睛，低沉着嗓子道：「你還要迴護陶子安那小賊？」田青文道：「我總覺得不是他。」阮士中臉色鐵青，將插在腰帶上的那枝羽箭拔了出來，遞在她手裏，道：「你自己比一比去！這是那小賊適才射雁的箭。」

田青文接過羽箭，只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兩手發顫。曹雲奇在她身旁，一直瞧她的時候多，望敵人的時候少，見了她這副神情，不禁又喜又怒，喜的是眼見陶子安性命難保，怒的是她對那小賊顯然情意甚深。他脾氣暴躁，越想越惱，正待出言譏刺，阮士中在他肩頭一

拍，向着在東首把守的那人背心一指。

這時田青文與周雲陽已伏下身子，停步不進。阮殷曹三人各自認定了一名敵手，每人手中都暗扣三枚毒錐，悄悄走近。那毒錐是天龍門世代相傳的絕技，發出時既準且快，而且毒性猛烈，被打中了三個時辰斃命，厲害無比，江湖上送它一個名號，叫作「追命毒龍錐」。

曹雲奇心想：「師叔要我打東首那人，我卻要用毒錐先送了陶子安那小賊的性命，既報師門深仇，又拔了眼中之釘。若是待會將他活捉，夜長夢多，不知師妹又會生出什麼古怪來。」算計已定，越走越近，眼見離敵人已不足五十步，當下伏低身子，凝望着陶子安一起一伏的背影，只待阮士中揮手發號，三錐立時激射而出。

鏗的一聲，陶子安手中的鋼鋤撞到了土中一件鐵器。阮士中高舉左手，正要下落，猛聽得嗤嗤數聲連响，旁邊雪地裏忽然射出七八件暗器，分向陶子安等五人打去。

這些暗器突如其來的從地底下鑽出，事先沒半分朕兆，真是匪夷所思，古怪之極。陶氏父子武功了得，暗器雖近身而發，來得奇特無比，但仗着眼睛手快，還是各舉鋤鏟打落。望風的三人中一人仰天一摔，滾入山溝之中，兩枚袖箭分從頭頸邊擦過，僥倖逃得性命。其餘兩人卻哼也沒哼一聲，一枚鋼鏢、一柄飛刀都正中後心，撲在雪地裏再不動彈。

這一下變起倉卒，陶氏父子固然大出意料之外，阮士中等也是驚愕不已。

陶子安的父親「鎮關東」陶百歲罵道：「鼠輩，敢施暗算！」這一聲宛若憑空起了個響雷，威猛無比。只見身側雪地中刀光閃動，從地底下躍出四人。

原來這四人早知陶氏父子要到此處，在雪下挖了土坑，已等候數日。四人守在坑中，坑



上用樹枝蓋了，白雪遮住，只露出了幾個小孔透氣，旁人那裏知曉？

陶氏父子拋下鋤鏟，急從身邊取出兵刃。陶百歲使的是一根十六斤重的鋼鞭，陶子安則用單刀。那滾在山溝裏的馬寨主怕敵人跟着襲擊，在山溝中連滾數滾，這才躍起，他手中本來拿着一對鏈子錘。

看敵人時，見當先一人身形瘦削，漆黑一團，認得是北京平通鏢局的總鏢頭熊元獻，此人精熟地堂刀功夫。飲馬川山寨曾刮過他鏢局的一枝大鏢，熊元獻使盡心機，始終沒能要回，是以雙方結下樑子。另一個女子，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，馬寨主識得她是雙刀鄭三娘。她丈夫本是平通鏢局的鏢頭，在飲馬川衆寨主刮鏢時刀傷殞命。此外是一個胖大和尚，手使戒刀；一個紫膛臉漢子，使一對鐵拐，均不相識。想來都是平通鏢局邀來的好手，埋伏在這裏以報昔日之仇了。

陶百歲喝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老夫手下敗將。除了姓熊的鼠輩，武林之中，原也沒人能做這下賤勾當。」這話雖是斥罵熊元獻，但殷吉聽了，不禁臉上一熱，斜眼看阮士中時，只見他雙目凝視谷中敵對雙方，對這句話直如不聞。

熊元獻細聲細氣的道：「陶寨主，在下跟你引見引見。這位是山東百會寺的靜智大師。這位是京中一等侍衛劉元鶴劉大人，是在下的同門師兄。你們多親近親近。」陶百歲身材魁偉，聲若雷震，熊元獻恰與他相反，一個陽剛，一個陰柔，兩人倒似天生的對頭。

陶百歲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一齊上吧，咱們兵刃上親近親近。」鋼鞭在空中虛擊一鞭，呼風響，足見膂力驚人。熊元獻不動聲色，低低的道：「在下是陶寨主手下敗將，不敢跟你